

返乡杂记

08/2013

伯昭

引子

坐定于返纽的飞机上，看着周围空落落的座位，享受着出风口吹来的森森冷气，安顿好婴儿摇篮中的小女儿，心中突然涌起一股要写点什么的冲动。是啊！我自 2002 年 9 月份到新西兰，屈指算来至今已十余年未曾经历过国内的夏天了，虽然也常于午夜梦回时偶忆起北京夏日的一鳞半爪，如午睡时高树上的蝉鸣，雨后晚晴带来的凉意，甚至是幼时雨中在积水里奔跑的快感以及痛饮消暑解渴的盐汽水等等，都时时浮现，但这次在返乡八、九日的亲历之后，发现很多感觉似曾相识却已十分陌生，五味杂陈，值得记录下来永为回忆！

说实话，这次旅行开始得并不顺利，先是我对此次行程的兴趣并不太高，以至于出发当日的那个下午，一个新西兰冬日暖阳和煦的午后，我闲坐在露台上，一边饶有兴趣地看着二女儿在逗一只定期来我家觅食的大肥猫咪玩儿，一边时而抬头看看天边须臾变幻的白云苍狗，想着即将到来的旅程，心里突然升起了一股莫名的感慨：精彩世界对我的诱惑相较于家里后院对我的吸引，究竟哪个来得更强烈些？！

Anyway，行装已整好，飞机在等待，所以必须要出发了！

谁知旅行伊始，飞机就因为油箱故障延期起飞近两个小时！午夜时分的奥克兰，大多数人都已就寝，通衢上行人已罕，而我们满满一飞机的乘客却不能成眠，直挺挺地坐在狭窄的座位上盼望着飞机起飞的消息，眼看一个小时过去了……两个小时又要过去了，终于等到了机长可以起飞的通知，人人如释重负，极力掩饰也忍不住在脸上挂出一丝的笑意来！由于起飞的延误，原本十一个小时的旅行额外加长了两个小时，变得更漫长得难以忍受了！

香港机场

十多年前来新西兰定居时曾途经香港机场，至今对它已毫无印象了，只记得当时乘坐的港龙航空的飞机机翼尖端都漆成鲜红色，在蓝天的映衬下煞是好看！这次转机香港，时间稍微宽裕，感受一下，其规模甚为宏大，商店食肆一应俱全，摆渡车、地铁、滚梯一个也不能少，商品号称免税，但价格是否真正便宜只有天知道！还有一个美中不足就是和机场服务人员的沟通有些成问题，普通话、英语，甚或粤语，莫所是从，大有你和他讲老子，他和你说孙子之势！

北京匆影

国航飞机上冷气开得非常足，但只见从通风口流出的冷雾如幔似纱，浮悬于机舱内，空姐们轻盈地穿梭于其间，能不惊为天人否？！飞机一路北行，舷窗下的景色也在逐渐变化，开始飞越粤闽山区时但见空中白云朵朵，其下苍峦叠翠；稍后抵达平原地区就不同了，白云的底部开始混浊起来，间或有黑气如带，掺杂其间；村镇城市如或大或小的土黄色斑块，附着在

翠绿的田畴间；超大黄斑的上空往往为团团灰黑色的雾气所笼罩，如一口反扣的大锅加临其上，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颗粒污染物吧！

飞机抵达首都机场，停在远离航站楼的一片空地上，周围是一群群的国航飞机，这里应该是它们的大本营了！下了飞机，着实感受到闷热难忍，十多年不曾有的白毛汗喷薄而出，周身汗腺导管得到了非常彻底的冲刷，虽然其后这几天里我曾经从多种渠道得到肯定的答案说这样的天气已较前几周大为好转，秋天的味道已经逐渐浓厚了，但我还是持续不断地、真真切切地感到闷热，各种的大汗淋漓，day and night，以往那种只有在新西兰球馆里飞奔多时后才有的感觉在国内身不动膀不摇地就得到了！

取了行李，出得机场，已是近下午4时了，我的“发小儿”（北京土话，即从小就交下的朋友）W先生驱车带我一路向北，到京北怀柔的丛山中给我的祖父扫墓。随着逐渐远离市区，气温渐次下降，空气质量也明显地好了起来。进入山区，但见巉岩巍峨于蓝天之下，山路虽不宽但非常平整，保养良好，路上车辆也非常少，峰回路转，我们如驾一叶轻舟盘旋于万山丛中。

祖父的墓地极近黄花城水长城，是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依山带水，林木丰茂，每至秋季则黄叶覆地，随风飞扬；古长城蜿蜒于山脊之上，其下半没于山涧中，伫立其间，思想起祖父在时对我的诸般照顾，不禁涕泪俱下，感伤不已！

出得山来，仿佛从室外桃园回到了凡间尘世，此时天色已暗，烟尘四起，莽莽苍苍；诸般大大小小的交通工具争道于途，交通壅塞，兼有行人不甘寂寞，不时突现于道中，着实令人心惊肉跳！

夜饭于京西北之阳坊镇，W先生待我以当地特色——阳坊涮肉，味道鲜美，虽然席间又是大汗若干通，但可痛饮冰镇啤酒以自救。饭毕沿京密饮水渠旁路返城，突忆起若干年前曾沿此路骑车郊游，白杨夹道，一带碧水伴于路旁，远望西北，诸峰历历在目，景色极佳，然路途亦极远，不及其半便中途折返，盖因西北风甚烈，举步为艰。今复驱车行此道中，悠哉游哉，不能不感叹现代交通工具的普及对人们出行的影响是巨大的，对经济发展的促进是决定性的。

第二日一早即起，乘地铁往原来曾供职的医院。十分惊讶于地铁的宽松，即使是在这上下班高峰时段，不会是我的运气太好了吧？今年是我大学毕业20周年，本拟参加同学们的大型庆祝聚会，但得到最后通知时回国的行程已经定好，所以唯有惋惜和遗憾了，好在医院里还是颇有几位同窗的，午饭时和他们小聚一下，亦可浅诉衷肠、聊表寸意了。

饭毕即辞行，信步行至少时所居之地，现已辟为“北京宣南文化博物馆”，古刹罕人迹，唯闻夏蝉鸣。稍作游览，继续北行，途经往昔之中小学，几已夷为平地，然断壁颓垣间依然参差掩映着旧日的回忆，几条窄巷还在，一些破败的门楼尚存，似乎还能隐约忆起昔日小伙伴们从这些小巷平房中走出来、背着书包一起上学去的情景，那时的天总是那么的蓝，树也总是那么的绿，那时的我们从不抱怨天气冷，也不抱怨天气热，更不知伤感幽怨为何物，学习和玩耍是生活中唯二的主旋律！

三孔圣地

第三日黎明 5 时起床，乘头班地铁赶往北京南站，坐高铁前往山东曲阜，瞻仰孔子圣迹，启千载怀古之幽思。三孔者，孔庙、孔府、孔林也。其中孔庙本为孔子生前居住讲道之处，历朝历代在其原址上不断增修扩建以祭祀孔子，所以建筑宏伟，古迹最多，最为引人；孔府为孔子后代嫡长子一系（即“衍圣公”）府邸，现存建筑多为清末民初风格，几经翻修，私谓与他处民宅并无大异；孔林为孔氏家族墓地，自孔子以下七十余代多葬于此，占地广大，实非徒步所能周历。

行走于孔庙里，裹挟于如织的游人中，穿过历朝历代修建的层层门廊和碑亭，耳中充斥着从不同导游口中背出的千篇一律的解说词，起初并无甚多异样的感觉。且看且走，古柏参天，廊柱斑驳，石级光洁，诸般景物一一收入我的相机。及行至大成殿，恰逢午时的祭孔表演，但见随着一阵悠扬的钟磬之声，殿前台基上原本密密麻麻的人群自动溜边站定，一队长袍广袖的红衣之人鱼贯入场，翩翩起舞，引得游人个个伸颈张目仔细观瞧。也许是因为我没抢到一个极佳的沙发位吧，于是索性决定与其在外围看着别人层层的后脑勺，不如换个角度来“听”祭孔吧！于是乎主动退到了次层台基上，这里除我之外别无旁人，暂时成了我个人的领地，当此时，古远得令人陶醉的雅乐包围着我，涤荡着我，漫步徜徉，抬头望见正午的烈日照耀在金碧辉煌的殿顶上，溢彩流光，俯看失去游人的庭苑似乎一时间又恢复了千百年来静寂，回到了那个真正属于他们的年代；我屏气凝神，神游万里，魂飞九霄，如饮甘泉，如沐春风，感觉自己已完全被这庄严厚重的氛围所打动，不由得潸然泪下，不能自己，希望能永闻此韶音美乐！是啊，五千年堂堂华夏文明有如此动人的魅力，以至于我们哪怕只要稍微移趾挪步，换个角度，换个心情，敞开心扉，便会被它轻易征服；剖开那个日益为现代科技沁浸得麻木不仁的躯壳，我们同先祖一样有一颗敏感而脆弱的心，悲天悯人，敬畏穹苍！我有诗曰：

严严古殿寂 累累柏木森
重门次以进 历代增仰深
教化及黎庶 恩泽被古今
韶音胜梁肉 千载圣人心

登“懒”泰山

拖着漫步孔林过后的疲惫双足，暮色微合之时我登上了北去泰安的列车，夜宿于泰山脚下，于此处汇合前文中提到的 W 先生，准备明日一早同登泰山。

清晨的阳光不算强烈，走在岱庙至红门这一轴线上，缓步上山，边走边拍照，路边夹峙的是林林总总的店铺，遥想数十年前这里应该还是一条古柏森森的林荫路吧！进得红门，山势渐次陡峻起来，路边的石刻也渐多，山泉淙淙，静流谷底。我们上山，背水和溜早的人下山，问他们离山顶还有多远，答曰“早咧”，这是我们一路听来最能鼓舞人心的回答了！

日头渐渐大了起来，我们仍在山路上挣扎，一天门处气喘吁吁，回马岭前险些跌倒，柏洞中并无凉意，及至狼狈不堪地爬上中天门，刚事休息，不小心看到远处十八盘如同一幅壁画，陡直地挂于山前，不禁倒吸了一口凉气，彻底陷于绝望，登此山几近于登天啊！经过一番非常顺利的协商，很快就和 W 先生取得了一致意见——乘缆车上山！为了今后的美好生活，我们总不能把这三百多斤（两个人体重的总合）撂在山上吧！不乘“懒”车，更待如何？

经过六分钟的凌空飞渡，我们已经到达了南天门。山风吹来，夹杂着一些凉意，果然是高处不胜寒，如果是夜间登顶的话是一定要穿军大衣御寒了。穿行在天街上，信步向泰山之巅走去，与之前的山路相比，这里简直是如履平地。山顶各个大小庙观香火旺盛，轻烟缭绕，男女信众合十下拜，祈望在这神山之巅许下的愿望，能以最短的捷径直达天听，尽快付诸实现，这和那些自秦始皇以来历代来此封禅的帝王们的初衷是一样的。吾心暗忖：以神明之灵，当尽知吾等凡夫俗子之心，是谓心到神知，允与不允，权柄在兹，苦求无益也！神若有灵，应毋怪吾之倨傲失礼乎！

下得山来，又返回头游览了地面上的岱庙，这岱庙在古代本该是上山路中的第一站，位置举足轻重，但因现代城市格局的改变，其地位已经被严重弱化了，以至于殃及岱庙周遭的商铺也多是门可罗雀、生意惨淡。与其说岱庙是一座庙宇，莫若说它是一组宫殿群，是一座小规模城池，城中之城！古代帝王来泰山时会在这里驻跸，所以其建筑规格都是和皇宫相比肩的，城垣高大，宫殿巍峨，古木遮天，高大的正殿里尚比较完整地保存着满壁宋代壁画，描绘的就是皇帝到此巡游时的情景，画中人物簪缨贯甲，戎装立马，栩栩如生，已历千年，弥足珍贵。

闷热青岛

在高铁站送别了 W 先生，他北回归京，我东去青岛和太太会合。从泰安到青岛，五百多公里的路程，高铁不过三个小时的时间。

此后在青岛的几天里，我基本以家庭妇男的面貌示人，帮助太太打包装箱，整理家具，抱孩子，喝啤酒等等，仅有一个下午携妻负子到青岛海滨略作游览，欲观栈桥而栈桥前日为大浪所毁，欲赏八大关而八大关人满为患，遥望见花石楼上人头攒动，我便完全失去了登览的兴趣。出租车更成了一种非常稀有的商品，甫现一空车则有丛林般的手臂伸出来招呼；司机师傅们也是一脸的抱怨、一肚子委屈，似乎天气、游客、城建、政府都在成心和他们作对，真是难为他们了！

青岛几乎是国内海滨避暑圣地的代名词，一提到青岛大多数人都要说凉快干净，可惜在这短短的几天时间里却没给我留下如此美妙的印象，天气炎热，酷暑难忍，纵有些许海风也难穿过海滨稠密的人墙；而且稍深入居民区则一丝凉风也无，和内陆其他城市别无二致，动辄汗出，不动也汗出，怎是一个热字了得！

尾声

终于要飞回新西兰了，返程的飞机上空位颇多，不少人都横卧而眠，见此情景不由得想起了青岛一出租司机的话来，他断言那周是青岛旅游最后的疯狂，下周便会游人骤减，因为家长们要带孩子回家准备开学了；推而广之，作为旅游城市的青岛如此，作为旅游国家的新西兰也不能幸免吧！一旦过了国内的学生假期，则游客立即稀少起来，中国经济对世界的影响，由此可见一斑。

又及

国内这十几年来不动声色地修建了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速铁路网络，如此浩大的工程搁在其

他任何一个国家，都是惊天地泣鬼神的大事情，但我们伟大祖国就这么不动声色地悄么声地办妥了，百姓们也是处变不惊，毫无欢欣鼓舞状便就这么接受了。这事要是放在新西兰，我敢断言一百年规划、外加三百年施工都是超水平发挥了！这次回去，我之所以能在短短几天里奔波于几个地方，都是托了高铁的福，方便舒适、迅捷畅达，谁用谁知道！有幸两次在站台候车时感受过高铁列车在不远处飞驰而过的景象，那态势如果只是用壮观来形容就太苍白了，应该说是雷霆万钧、怖人肝胆！其势如长剑劈空，其声如千牛之吼，长长的列车转瞬间便从眼前消失，只留下我们一群看客在那里目瞪口呆！